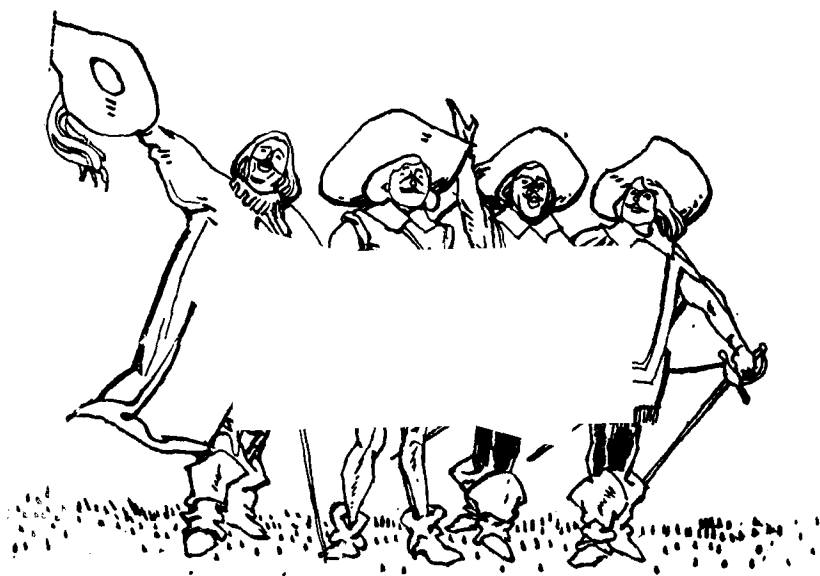




原著

[法] 大仲马

改剧

[法] 弗朗索瓦·布尔雅

皮埃尔·拉维勒

马塞尔·马雷沙尔

翻译 张裕禾

三剑客

(剧本)

Version scénique:

François Bourgeat,

Pierre Laville,

Marcel Maréchal

d'après Alexandre Dumas

LES TROIS MOUSQUETAIRES

Editions Jeanne Laffitte, Marseille, 1982

三 劍 客

(剧本)

原著 [法] 大仲马

改剧 [法] 弗朗索瓦·布尔雅

皮埃尔·拉维勒

马塞尔·马雷沙尔

翻译 张裕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印刷出版

(上海西体育会路11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1/32 3.25 印张 2 插页 70 千字

1986 年 8 月第 1 版 198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统一书号: 10218·015 定价: 0.55 元

出版者的话

小说《三个火枪手》(又译《三剑客》、《侠隐记》)是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亚历山大·仲马(俗称大仲马, 1802-1870)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这部脍炙人口的世界古典文学名著以路易十三当国王、由权力无限的黎希留红衣主教执政时期为背景, 叙述了国王禁卫军火枪营里三位火枪手阿托斯、波尔多斯及阿拉米斯与来自农村愿为国王效力的青年达尔大尼央结交为友, 与红衣主教的阴谋进行英勇斗争的生动故事。他们机智勇敢, 武艺高强, 相依为命, 历尽艰险, 终于击败了红衣主教策划的险恶诡计, 并巧妙地将其手下心狠手辣的密探米莱迪置于死地。

这部作品情节曲折, 引人入胜, 问世一百多年来, 跨越国度, 跨越时代, 印行不绝, 妇孺皆知, 还一再被改编为电影、电视。一九八二年五月, 这部作品经法国现代著名戏剧艺术家、法国六大戏剧团体之一——马赛国家剧院院长马赛尔·马雷夏尔(1937-)改编并由他亲自执导, 被首次搬上舞台, 在法国文艺界引起了轰动。两年多来, 该剧多次在法国各大城市巡演, 并几次去西欧及拉美一些国家进行访问演出, 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今年, 趁马赛尔·马雷夏尔先生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合作排练的话剧《三剑客》即将在我国公演之际, 我们特将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张裕禾副教授翻译的这个剧本付印出版,

以飨读者。

话剧《三剑客》具有活泼而不纷乱、紧凑而不急匆、诙谐而不庸俗的艺术特色。它决不是小说《三个火枪手》在形式上进行简单移植的产物，而是在思想上加以再提高、艺术上加以再创造、并进行高度概括与浓缩的果实。与小说《三个火枪手》相比，话剧《三剑客》的主题更鲜明，布局更匀称，结构更谨严，情节更紧凑。可以预料，话剧《三剑客》在我国的公演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功。

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译者正在国外，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吕钢同志给予了宝贵的支持，谨此致以谢意。

一九八五年五月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塔尔布附近，达尔大尼央父亲家。

达尔大尼央的父亲 孩子，到巴黎去吧，到宫廷里去谋你的前程吧。孩子，因为我们不再富有了。

我把我们家的马给你。这匹马是在我们家生下来的，现在已经十三年了，从来不曾离开过。这匹马虽然长了一身黄毛，尾巴光秃，走起路来脑袋垂到膝盖下面，可是驮着你一天可以跑三、四十公里。你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这匹毛色古怪的马卖掉，当它是位朋友吧。尊重它，让它安安静静地终其天年。你要是骑着它去打仗，要象照顾一位老仆人一样爱惜它。不要忘了我们地道的贝尔纳方言。也不要忘了我们加斯科尼的乡音。我们的国王亨利四世一辈子也没有改掉乡音，而我在陛下办的巴黎军校里学习兵法期间，倒把乡音改掉了。

我们家是古老的贵族世家，因此你有权到宫廷里去做事。在宫廷里，你的一言一行要与你的贵族姓氏相称。你在宫里要使达尔大尼央扬名。五百多年来，你的历代祖宗从来没有使这个姓氏蒙受过耻辱。

红衣主教和国王是唯一能够帮助你的人。除了他们之外，你谁也不要支持。

你年纪轻。要勇敢。要你勇敢有两个理由：首先，因为你是加斯科尼人；其次，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教过你使剑。你两腿如铁，双臂似钢。遇到争强斗狠的机会，你不要放过，而且要去寻找惊天动地的事干。要与别人争强斗狠，随时准备与别人争个高低。尤其现在禁止决斗，就更要有双倍的勇气与人斗狠。

（向达尔大尼央的母亲）亲爱的，不要太激动。

达尔大尼央的母亲（把一个小荷包递给儿子）亲爱的孩子，这药膏你拿着。我是从一位波希米亚女人那儿弄来的。不论受了什么伤，只要不伤着心脏，一涂就好。

达尔大尼央的父亲 孩子，我没有什么可送你的，只有这四匹马、十五个埃居，以及我的叮嘱。钱和马要爱惜使用。我的话要好好记住。祝你生活快乐，长命百岁。最后还有一句话。德·特洛瓦维勒先生——在我们家乡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在巴黎人家称他德·特来维勒先生——他过去是我的邻居。要知道，他小时候有幸常和我们的路易十三国王一起玩耍——愿上帝保佑国王——并且一直与国王保持着友谊。要知道，他有一次去巴黎旅行，与别人动武打了五次，成年了，还同人家打过七次。后来，少说也打过上百次。还不算打仗、攻城的次数……我对你说什么来着？

达尔大尼央的母亲 德·特来维勒先生，他过去是我们的邻居……

达尔大尼央的父亲 对，他现在是火枪队长官。换句话说，是恺撒军团的长官。这还不算。他一年有一万埃居的俸禄，所以是个很大的阔佬。而他当初也和你现在一样。你带着这封信去见他。学他的样子，照他的样子做吧。

(向达尔大尼央的母亲)亲爱的，克制点。

给，介绍信、剑、靴子。这双靴子是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穿的。孩子，愿你穿着这双靴子走向荣华富贵。

[父亲为儿子祝福。母亲哭泣着。达尔大尼央肩上背着个小包袱，头戴贝雷帽，脚蹬父亲那双过于大的靴子，雄赳赳地离开双亲而去。

达尔大尼央 我将留起小胡子！

(舞台转暗。音乐。)

第 二 场

[在通向巴黎的路上有一个路牌，上面写着：麦恩，0.2公里。达尔大尼央和他的马在休息。马队。笑声。洛士弗尔及其手下人上。远处有一乞丐。洛士弗尔及其手下人边走边说笑，很随便。

洛士弗尔 刚才我对你们说什么来着！

近看比远看更加惊人！

植物还是动物？

我是在做梦吧，亲爱的，我是在做梦吧！

从动物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

可是东西在那儿，金黄色，火候正好。

煮饼还是战马？

小矮马，亲爱的，小矮马！

你好啊，行空的天马！

噢，哪象是马……(等等。)

达尔大尼央 哎，先生，您在笑什么，也让我知道知道吧。让

我们一起笑笑嘛。

洛士弗尔 先生，我不喜欢人家用蔑视的眼光这么打量我。

达尔大尼央 先生，我不是打量您，我是在跟您说话。

洛士弗尔 先生，我可不是在跟您说话。

达尔大尼央 那么，当心，先生！

洛士弗尔 确实是金钮扣的颜色……这颜色在植物界是常见的，但在马里面至今还是十分罕见的。

达尔大尼央 笑马的人未必敢笑马的主人吧！

洛士弗尔 先生，我并不常笑，但我爱什么时候笑就什么时候笑，我决意保留这样的权利。

达尔大尼央 而我不高兴的时候就不爱别人笑。

洛士弗尔 您说得有道理。（他说完转过身去）

达尔大尼央 讥笑人的先生，请您转过身来，别教我从背后打您！

洛士弗尔 打我！您疯啦，亲爱的！

达尔大尼央 来吧，先生，来吧！准备好！看剑！

[洛士弗尔和达尔大尼央面对面摆好了战斗的架势。

洛士弗尔的同伴立即从背后进攻达尔大尼央，并企图逮住他。

洛士弗尔 该死的加斯科尼人！把他重新放到他那匹橙黄色的马上去，让他滚吧！

达尔大尼央 不打死您，我是不会走的，孬种！

[达尔大尼央和洛士弗尔的手下人打了起来。

洛士弗尔 这些加斯科尼人本性难移。

[一辆四轮马车开了过来。车门口出现米莱迪。参加混战的人闪开了。

达尔大尼央 走着瞧吧，你们如此欺侮受德·特来维勒先生

保护的人，看他会怎么想吧。我身边有一封给他的信（再次被打翻在地）。好极了，先生！是给德·特来维勒先生本人的信！

洛士弗尔 又是加斯科尼人的牛皮！

[又混战起来。米莱迪从马车上下来。达尔大尼央看见了，向她跟前迈了两步，惊讶得目瞪口呆，被打昏在地。

米莱迪 把信找出来！

[洛士弗尔搜达尔大尼央的衣袋，把信找出递给米莱迪。乞丐目睹了搜身。

米莱迪 谢谢。红衣主教阁下有什么吩咐？

洛士弗尔 他要求您立即返回英国。白金汉公爵一离开伦敦就通知他。我这就返回巴黎。

米莱迪 不收拾这个蛮横无礼的小子了吗？

[达尔大尼央睁开了眼睛。他向洛士弗尔冲过去。

达尔大尼央 是这个蛮横无礼的小子收拾他们！这一次，您别想逃出我的手！

洛士弗尔 真的吗？

达尔大尼央 在一个女人面前，我料您不敢逃跑！

米莱迪 请考虑一下，稍有贻误，一切就可能失败。

陌生人 您说得对，您请赶路吧。我也赶我的路。

[他们飞快逃走，只剩下乞丐。

达尔大尼央 啊，无耻之徒！啊，冒牌的世家子弟！

[他又昏昏沉沉、摇晃着身子跌倒在地，口中喃喃道：
孬种，孬种，孬种！

乞丐 的确是孬种！

达尔大尼央 （睁开一双眼睛，然后慢慢地在自己身上寻找起

来)我的信呢?我的介绍信呢?

乞丐 那位世家子弟给拿去了。

达尔大尼央 唉呀!我的前程全在信里呢!

[他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

达尔大尼央 她是谁?

乞丐 别人称她米莱迪。

达尔大尼央 米莱迪……她长得好漂亮!

[他立即又昏了过去，脸上挂着甜蜜的微笑。

(舞台转暗。)

第 三 场

[卢浮宫。火枪手部队的总部。一个地方分成三个部分：庭院、台阶和德·特来维勒先生的办公室。火枪手们纷乱杂沓，来来往往。

阿拉米斯 嘿，波尔多斯，你好神气啊!

波尔多斯 (身上背着一根挂剑的斜带，上面绣着金花，富丽堂皇) 这是滥花钱，我知道，但现在风行这个。再说，我老子留给我的那份遗产，也得派点用处。你知道她叫我什么吗?……她叫我令人折服的大老爷，叫我美人儿的心肝!……应当承认，凭我这一表人材……阿拉米斯，今天晚上陪我去吧，我把她介绍给你。

阿拉米斯 亲爱的，别忘了，我想加入教会呢。花街柳巷，我概不涉足。在这方面，我学习阿多斯的好样子。我没有情妇，也不想有情妇。我们这位病号身体怎么样啊?

波尔多斯 卧床养伤呢。肩头被剑刺穿，伤着了胸膛。

[达尔大尼央入场，腋下夹着小包袱。]

达尔大尼央 先生……对不起，先生……先生，劳驾……我找德·特来维勒先生的办公室，……火枪队的长官，先生……

波尔多斯(没有注意达尔大尼央) 真不幸，阿拉米斯，你是选错了职业！你应该出家当教士去才对。

阿拉米斯 我总有一天会出家做教士的，我一直在研究神学。

波尔多斯 他会如他所说的那样做神甫的。他军人制服的后面挂着教士的长袍子呢。

阿拉米斯 你知道人家在传说什么吗？……噢，总之，有人在布鲁塞尔看见了红衣主教的死党洛士弗尔。他装扮成了修士模样。

波尔多斯 洛士弗尔这家伙要是落在我的手里，我可没有好日子给他过。

阿拉米斯 那，红公爵也不会有好日子给你过的！

波尔多斯 哈！红公爵！好极了！红公爵！“红公爵”这个称呼妙极了！亲爱的，我一定到处这样称呼他，你放心吧！

阿拉米斯 还听说白金汉公爵现在在法国，王后……

波尔多斯 阿拉米斯，这次你出格了！

阿拉米斯 你要来教训我吗？

波尔多斯 王后神圣不可侵犯。如果议论王后，就要说好话！

阿拉米斯 波尔多斯，我讨厌大道理，除非是阿多斯讲的。如果上帝愿意，也许有一天我会出家当教士。在做教士之前，我仍是火枪手。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叫我讨厌。我就爱这么说。

波尔多斯 阿拉米斯！

阿拉米斯 波尔多斯！

火枪手们(将他们拉开) 喂，先生们！

侍者(大声传唤) 德·特来维勒先生等候达尔大尼央先生。

[又惊又喜的达尔大尼央迈步登上台阶。火枪手们纷纷给他让路。他走进火枪队长官的办公室。德·特来维勒先生立即从办公室走出来]

德·特来维勒(气呼呼地) 阿多斯！波尔多斯！阿拉米斯！

[他叫完便返身回办公室。]

[德·特来维勒的办公室。达尔大尼央已经在办公室里。接着，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也进来了。德·特来维勒一见到这两个人便暴跳如雷。达尔大尼央小心翼翼地站在一边。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毕恭毕敬地立正站着，好象在接受检阅一般。]

德·特来维勒 你们知道国王对我说了些什么吗，而且就是在昨天晚上？先生们，你们知道吗？

阿拉米斯 不知道，先生，我们不知道。

波尔多斯

德·特来维勒 国王对我说，以后他要在红衣主教的卫士当中招募火枪手了，因为他明白了他那蹩脚的饮料里需要加点葡萄酒才有味道。

[阿拉米斯和波尔多斯面孔羞得通红。]

德·特来维勒 国王说得有道理。红衣主教先生昨天晚上当着众人的面，以一种使我非常不愉快的懊丧的神情说，昨天晚上，他的卫士在一家小酒馆里不得不逮捕了几个国王的火枪手，几个所谓的火枪手，几个所谓的好汉，逮捕火枪手！你们别装着吃惊的样子。其中也有你们。红衣主教提到了你们的名字！你波尔多斯，阿拉米斯，还有阿多斯……阿多斯，他在哪儿？

阿拉米斯 先生，他病了，病得很厉害。

德·特来维勒 什么病？

波尔多斯 可能是出天花……

德·特来维勒 阿多斯出天花？不是吧？大概受伤了吧？也许给杀死了吧？活见鬼，先生们，我不允许火枪手们在那些不三不四的地方吵架，更不允许他们被人家逮捕。红衣主教先生的卫士都是好样儿的，他们宁可死也不后退一步。国王的火枪手可好嘞：躲，溜，逃！

[阿拉米斯和波尔多斯拼命地克制着自己，气得浑身发抖。办公室外面，一些好奇的火枪手把头靠在壁毯做的门帘上偷听，也气得脸色发白。]

德·特来维勒 啊，红衣主教阁下的六个卫士逮捕国王的六个火枪手！活见鬼！我要立即去见陛下，辞去火枪队长官的职务。我要请求到红衣主教的卫队里去担任职务。如果人家拒绝我，哼，我就出家当教士！

波尔多斯 队长，事实是我们遭到了人家的暗算。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抽出剑来，两个人已经被击倒死去。阿多斯受了重伤，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阿拉米斯 请您相信，我也杀死了一个红衣主教的卫士，而且，用的是他自己的剑，因为我的剑在第一次招架时就折断了。是用剑刺死的还是用匕首捅死的，先生，您爱怎么说都可以。

德·特来维勒（口气稍稍缓和了一些） 我原来不知道这些。看来，红衣主教先生夸大其词了。

[门帘掀了起来。阿多斯出现了，面色惨白。]

德·特来维勒、波尔多斯、阿拉米斯 阿多斯！！

阿多斯 先生，听火枪队的弟兄们说，您刚才传我。我特来

听命。我到了，先生，您有何吩咐？

德·特来维勒(连忙迎上去) 我正在对这两位先生说，火枪手是世上最正直的人，国王十分珍惜。我不允许我的火枪手们拿生命去做无谓的冒险。伸出您的手来吧，阿多斯！

[他抓住阿多斯的手，使出全身的力气和他紧紧握手，握得阿多斯的肩膀也摆动起来。办公室的里里外外，一片满意的嗡嗡声。但看得出，阿多斯强忍着疼痛，勉强地支持着，然后突然扑倒在地，犹如死去一般。]

德·特来维勒(大声呼唤) 请位外科医生来！请最好的！国王的外科医生！请把他带来。真见鬼，可不能让我正直的阿多斯死掉。！

[所有的人都忙碌起来，波尔多斯和阿拉密斯首先忙着把阿多斯抬出去。大家出去后，只剩下德·特来维勒一个人的时候，他发现了达尔大尼央。]

德·特来维勒 这个人是什么地方来的？您是谁？

达尔大尼央 我姓达尔大尼央，加斯科尼人，您的同乡，我是来……

德·特来维勒 达尔大尼央？我从前和令尊很要好。现在我能给他儿子帮点儿什么忙呢？请您快说。我的时间很紧。

达尔大尼央 先生，只要能当上您的火枪手，火我也不怕。我只担心不配得到您的这份恩惠。

德·特来维勒 确实，没有预先经过几场战役的考验，或者立过几次大功，或者在一支普通的部队里服役过两年，谁也不会被吸收为火枪手的。

达尔大尼央 唉，先生，我明白，现在我是多么需要我父亲

的介绍信。

德·特来维勒 您出这样的远门而不带这封不可缺少的介绍信，我正感到奇怪呢。

达尔大尼央 介绍信被人偷走了，先生。

德·特来维勒 被人偷走了？

达尔大尼央 是的，先生，在路上。我当时骑着一匹黄色的马。

德·特来维勒 黄色的？

达尔大尼央 金黄钮扣的颜色……来了一位世家子弟，他竟说这匹马不象动物，而象植物。我火冒三丈。我们拔出了剑准备格斗。另外两个人从背后进攻了我。我当时战斗着，威胁着，呼唤着您的大名。

德·特来维勒 大声呼唤了吗？

达尔大尼央 一个象您这样的大名本该使我受到保护的！……我的运气不好，他们把我打昏了过去。我醒来之后，发现信不见了。

德·特来维勒 那个人……身材很高大，是吗？棕色皮肤、黑胡子，是吗？额头上有块伤痕的？面色苍白、棕黄头发的？

达尔大尼央 正是那样。还有一辆四轮马车，一个女人……那男人同她讲了话……

德·特来维勒 他们说了些什么？

达尔大尼央 他们说到伦敦，说到一位公爵，说到巴黎……那男子称那女的米莱迪。

德·特来维勒 就是他！

达尔大尼央 他叫什么名字？我要报仇！

德·特来维勒 可别这么做！您如果看见他从街的那一边走

过来，您就从街的这一边走过去！您别去碰这块大石头，否则，您会象玻璃一样碰得粉身碎骨的……尽管您是加斯科尼人，您也得耐住性子！我来替您写封介绍信给武备学堂的校长。

达尔大尼央 万一我遇到他……哼！……

德·特来维勒 那又怎么办呢？

达尔大尼央 就是他！在那儿，那个偷我介绍信的人！就是在麦恩遇到的那个人！你逃不出我的手！

德·特来维勒 傻小子。

[达尔大尼央一阵风似地跑出了德·特来维勒的办公室。在台阶上，他猛地撞了阿多斯一下。

阿多斯 活见鬼！

达尔大尼央 请原谅，我有急事。

阿多斯 您撞了我，说声“请原谅”，您以为就够了吗？这是不够的，年轻人！

达尔大尼央 请您放开我！我不是故意撞您的。我已经说了“请您原谅”，我有急事，是真的。

阿多斯 先生，您不大懂礼貌，看来您是从远地来的。

达尔大尼央 真见鬼，先生，不管我从多么远的地方来，也轮不到您来给我上礼貌课！我跟他再说一遍：我有急事。我要去找……

阿多斯 有急事的先生，您不用奔跑就一定会找到我的，您懂吗？

达尔大尼央 请问在哪儿？

阿多斯 卡姆—德朔修道院旁边。

达尔大尼央 几点钟？

阿多斯 中午十二点。

达尔大尼央 好，我一定到。

阿多斯 请不要让我等您。

达尔大尼央 好，我十一点五十分准到！

· [阿多斯走开去了。达尔大尼央三步当作两步向台阶下奔去，又撞着了迎面走来的阿尔多斯。达尔大尼央把阿尔多斯披在身上的斗篷碰掉了下来，使阿尔多斯绣着金花的斜带露了馅儿：胸前的一半绣着金花。脊背后的一半是粗布做的。阿尔多斯披着斗篷的原因正在这里。在场的火枪手们哈哈大笑起来。

波尔多斯 活见鬼，先生，您发疯啦。

达尔大尼央 请原谅，我正在追一个人……

波尔多斯 我要狠狠揍您一顿，先生。您知道卢森堡宫在哪里吗？

达尔大尼央(调皮地) 不知道，但我一定去。我将在那儿同您交手。在那儿，您要争取不把脊背朝着我！

波尔多斯 正午见！

达尔大尼央 请在一点钟见！

波尔多斯 行。

达尔大尼央 两个！

[他又急急忙忙向前走去，穿过庭院。

达尔大尼央(向阿拉米斯) 先生！您丢了这条手帕！

[他把刚刚拾起来的手帕递给阿拉米斯。

众火枪手(大家看这手帕)

带着花边的手绢嘛！

绣了花呢，伙计！

阿拉米斯，是件纪念品吧？

大家瞧啊，上面还绣了字母呢……